

凯尔特人之梦

略萨

略萨作品系列

EL SUEÑO DEL
CELTA

2010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秘鲁]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著

孙家孟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凯尔特人之梦

EL SUEÑO DEL CELTA

〔秘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著
孙家孟 译



mv/c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3009

Mario Vargas Llosa

El sueño del celta

Copyright © MARIO VARGAS LLOSA, 2010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gencia Literaria Carmen Balcells S.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Shanghai 99 Cultural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凯尔特人之梦/(秘)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著;孙家孟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略萨作品系列)

ISBN 978-7-02-012871-6

I. ①凯… II. ①马… ②孙… III. ①长篇小说—秘鲁—现代
IV. ①I778.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10642 号

责任编辑:甘 慧 陶媛媛

封面设计:钱 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71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3

版 次 2017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871-6

定 价 5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献给 阿尔瓦罗、贡萨洛和摩尔加纳

献给 何塞菲娜、雷安德罗、阿里亚德娜、
埃塔娜、伊莎贝拉和阿纳伊斯

① 何塞·佩雷斯·罗多 (1872—1917)，乌拉圭作家、批评家。

② 智利作家，是智利诗人阿尔弗雷多·内尔松的兄弟。

我们每个人并不是单纯的一个人，而是先后成为许多人。
这些先后出现的人物的品格，常常呈现奇怪而惊人的反差。

——何塞·恩里克·罗多《普洛透斯的动机》^{①②}

① 何塞·恩里克·罗多（1872—1917），乌拉圭作家，哲学家。

② 普洛透斯，希腊神话中海神波塞冬之子，能预知未来。

目录

第一部 刚果 001

第二部 亚马孙 117

第三部 爱尔兰 295

尾 声 393

致 谢 401

译后记 405

牢房的门打开的时候，一缕光线加上一阵风，同时也带进了被挡在石墙外的噪声。罗杰惊醒了，他眨眨眼，思绪茫然，极力镇静下来。他看到典狱长正站在门口。典狱长有一张皮肤松弛的脸庞，留着黄色的小胡子，一对小眼睛看上去总想中伤他人。他正带着毫不掩饰的厌恶神情看着罗杰。假设英国政府同意从宽发落的请求，那么最不高兴的就是这个人了。

“有人探监。”典狱长盯着他，嘟嘟囔囔地说。

罗杰站了起来，搓搓双臂。我睡了多久？在本顿维尔监狱里遭受的酷刑之一就是不让你知道时间。在布赖斯通监狱和伦敦塔楼里还能听到半点和整点的钟声。而在这里，厚厚的石墙挡住了喀里多尼亚路上几个教堂的钟声，连艾斯林唐市场的嘈杂声都进不来。在门口站岗的看守也严格执行不准与他讲话的命令。典狱长给他戴上手铐，让他走在前面。律师会不会带来什么好消息？内阁开会了没有？做出了什么样的决定？也许典狱长流露出比往日更加不快的神

情是因为他获减刑了？他沿着长长的走廊走着，走廊是红砖砌成的，但已脏得发黑。每间牢房都装着铁门。辨不清颜色的高墙上，每隔二十步或二十五步就镶着装铁条的窗子，只有从铁条缝隙中才能看到一小块灰色的天空。怎么这么冷啊！七月是最热的时候怎么冷得起鸡皮疙瘩了？没道理嘛。

走进狭小的探视室，他感到不安了。在室内等着他的不是他的律师组组长乔治·加万·达夫，而是他的一个助手。那是个金发年轻人，脸色很不好，高颧骨，穿着打扮很时髦。他在审讯的那四个月里见过这个人，那时他正在为辩护律师们传递文件。为什么加万·达夫组长不亲自来，而是派他的一个见习生来呢？

年轻人冷冷地瞄了他一眼，眼光中流露出不快和厌恶。这个白痴怎么了？当我是害虫？罗杰想道。

“有什么新闻吗？”

年轻人摇摇头，先叹了一口气，然后说道：

“还是关于请求赦免的事，”年轻人做了个怪相，脸色更加难看了，干巴巴地低声说道，“还是得等到部长会议召开。”

在狭小的探视室里，典狱长和另一个看守的在场并未使得罗杰感到不快。那两人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但他知道他们正在一字不漏地专注听他们的谈话。一想到这儿，他就感到胸口发闷，喘不过气来。

“不过，由于最近发生的事件，”金发年轻人眨了眨眼，夸张地张合着嘴说道，“现在这事儿更加难办了。”

“在本顿维尔监狱这儿，外面什么消息也进不来。最近出了什么事儿？”

是不是德国海军司令部终于决定从爱尔兰海岸进攻大不列颠了？

德国入侵是不是成真了？此时此刻，德国皇帝是不是用大炮为圣周^①起义中被英国人枪杀的爱尔兰人报仇来了？如果战争已经转了向，那么他们的各种计划，不管怎么样都能实现了。

“现在事情难办了，也许根本不可能办成了。”见习生又说了一遍。此人面色苍白，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愤慨。罗杰从他那苍白的面色下看得出他是个傻瓜，他也感到他背后的典狱长正在微笑。

“您在说什么呀？加万·达夫律师对从宽发落的请求是持乐观态度的，难道出了什么事让他改变了看法？”

“您的那些日记，”年轻人带着憎恶的神情，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声音压得极低，罗杰听起来很吃力，“是伦敦警察局在埃比尤勒大街您的家中发现的。”

年轻人停了很长一段时间，等着罗杰说些什么。但罗杰一言未发。于是，他发泄出自己的愤懑，嘴都气歪了：

“作为一个信上帝的人，您怎么这么荒唐？”他说得很慢，以清楚地表明他的恼怒，“作为一个信上帝的人，您怎么能把这种事写下来？既然写了，为什么不在图谋反对大不列颠帝国之前采取必要的措施，把日记毁掉？”

“这么一个白痴竟称我是信上帝的人，这对我真是一种侮辱。”罗杰想道，真没教养，我起码比这个矫揉造作的小伙子要年长一倍吧。

“到处都在流传这些日记的片段，”见习生虽然一直保持厌恶的神情，此时却也镇静了下来，看也不看他一眼地说道，“在海军司令部，部长的发言人，海军上尉雷金纳德·霍尔亲自把日记的复制件

① 圣周，复活节前的一个星期。圣周起义，见后文。

发给了几十位记者，全伦敦都知道了。在议会里，在上议院里，在自由党和保守党的俱乐部里，在报社的编辑部里，在教堂里，全城都在议论这件事。”

罗杰一动未动，也没有说什么。自从一九一六年四月那个冻得令人发僵的阴雨灰暗的早晨他在爱尔兰南部麦肯纳要塞废墟中被捕以后多次感到的那种奇怪的感觉又一次抓住了他：人们议论的不是他，干那种事的是别人。

“我懂，您的私生活不关我的事，也不关加万·达夫先生的事，更与别人无关，”年轻的见习生极力压低他那恼怒的声调，“严格说来，我们只管自己专业内的事。加万·达夫先生想让您知道一下现在的状况，好有个准备。关于从宽发落的请求，也可能受此事连累而遇到困难。今天早晨，有些报纸已经登出了抗议，说您不诚实。还有关于您的日记内容的一些不利言论，有利于从宽发落的请求的舆论很可能受到影响。当然，这纯粹是一种揣测，加万·达夫先生会关注消息的。您有什么口信要我传达吗？”

囚犯几乎看不出地微微摇摇头，拒绝了。他立即转过身，面对探视室的门。典狱长以其胖乎乎的面孔向看守做了指示，看守打开沉重的门锁，门开了。罗杰回牢房的路显得特别长，长长的走廊两边是用红砖砌成的发黑的厚墙，他走在其中的时候有一种感觉：他随时随地都可能跌倒在那潮湿的石铺地面上，再也爬不起来。走到牢房铁门前的时候，他想起来了：被押到本顿维尔监狱的那一天，典狱长就对他说，凡是关在这间牢房里的囚犯，无一例外，最终都会被送上绞刑架。

“我今天能洗个澡吗？”走进牢房前，他问道。

胖墩墩的典狱长摇摇头，以厌憎的眼光看着他，拒绝了。这种

厌憎的眼光，罗杰在那见习生的目光中早就看出来。

“行刑的当天才能洗澡，”典狱长像是品尝着每一个字般地说道，“到了那一天，那也是你的最后一个愿望。别人不一样，都不想洗澡，都想吃一顿好饭。对伊莱斯先生来说，吃饭不是件好事，因为他们感觉到绞索的时候，就拉出屎来了，把刑场弄得脏兮兮的。告诉你吧，伊莱斯先生是刽子手。”

一听到牢房门关上，他就立即仰面躺在窄小的床上，闭上眼睛。他真想感受一下水管中的冷水，哪怕冷得皮肤发青，起鸡皮疙瘩。在本顿维尔监狱里，除了死刑犯以外，每个星期都能用肥皂洗一次冷水澡。这里的牢房条件还是过得去的。相反，他一想起布赖斯通牢房的那股脏劲，简直不寒而栗。到处都是虱子，床垫上爬满了跳蚤。他的背上、腿上和双臂上布满了抓痕。他试图回想一下这些，但那打扮得像个花花公子般的金发见习生那厌憎的神情和可恶的声调总是一次又一次浮上脑海。加万·达夫律师不亲自来告诉他坏消息，却派了这么一个打扮得好像花花公子的东西来。

罗杰，一八六四年十二月一日生于都柏林郊外沙湾区劳孙台地的杜瓦莱村。当然，他什么也记不起来了。虽然他一直知道自己是在爱尔兰首都出生的，但他也一直认可他父亲罗杰·凯斯门特上尉对他的教导：他真正的摇篮是位于厄尔斯特^①中心的安特莱姆郡，而厄尔斯特附属亲英并信奉新教的爱尔兰。他的父亲曾在龙骑兵第三团驻印度期间出色地服役了八年之久。凯斯门特家族从十八世纪就在厄尔斯特定居了下来。

罗杰同他的姐姐艾格尼丝（即妮娜）和两个哥哥查尔斯和汤姆一样，是作为爱尔兰圣公会教徒受教育并成长起来的。但是，他自从懂事以来就直觉，在宗教方面，全家人并不像在其他方面那么和谐。作为一个只有几岁的孩子，他不难看出，他的母亲在同居住在

① 厄尔斯特，即北爱尔兰。

苏格兰的姐妹们和表兄在一起的时候，她的行为仿佛在隐瞒着什么。进入少年时期，他似乎发现了点儿什么。安妮·杰弗逊为了跟父亲结婚，表面上皈依了新教，但是背着丈夫，她仍然是个天主教徒（凯斯门特上尉或许会说她是个追随教皇、恪守教规的天主教徒）。她去忏悔，做弥撒，并领圣餐。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小罗杰在满四岁的时候，也受洗做了天主教徒，那是他和哥哥姐姐跟随母亲去威尔士的北方里尔、去他们的姨妈和舅舅家中度假途中发生的事。

在都柏林的那几年也好，在伦敦的泽西岛度过的那段时间也好，虽然罗杰为了不惹父亲生气，也在周日的宗教仪式上做祈祷、唱圣诗，恭恭敬敬地参加宗教仪式，但实际上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母亲给他上钢琴课，他有一副明亮的嗓子，音色极好。常常在家庭聚会中唱几支爱尔兰小调，博得了热烈的掌声。在那段时间里，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听故事。父亲情绪好的时候，就为他和兄姐们讲述印度和阿富汗的故事，尤其是与阿富汗和锡克人打仗的故事。那些异国情调的人名和风景，那些在富有宝藏的林莽和山野中的行军，那些猛兽、害虫、古老的民族、奇异的风俗习惯、野蛮人信奉的神祇，都冲击着他的想象力。有时他的哥姐对这些故事感到厌倦，但是小罗杰却能够几小时几小时、几天地倾听父亲在英帝国遥远的边界外经历的冒险故事。

学会阅读以后，他喜欢沉湎在那些在地球的海洋中乘风破浪的伟大航海家、海盗、葡萄牙人、英国人和西班牙人的真实故事中。在这些故事面前，那些讲述海水在一定时间里会沸腾起来、分开两半形成深渊、在深渊里出现了各种怪物、张开血盆大口足以吞掉整艘船舶的神话故事瞬间失去了魅力。尽管如此，在所有听

到和读到的东西中，罗杰最喜欢听的还是父亲亲口讲述的冒险故事。罗杰上尉的声音令人感到亲切，他以丰富的词汇、生动的语调描述着印度的原始森林和阿富汗布满岩石的开伯尔山口。就在那里，他的龙骑兵团有一次中了一群缠着头巾的狂热分子的埋伏，勇敢的英国士兵开枪与之对抗，接着又拿起刺刀，最后用匕首，甚至赤手空拳地打败了他们，逼退他们。然而让小罗杰着迷并激发其想象力的并不是那些战斗故事，而是那些旅行，开辟从无白人涉足的地方，以坚忍不拔战胜大自然障碍的英勇事迹，等等。父亲是个很风趣的人，但也很严肃。孩子们，包括妮娜在内的女孩，如果表现不好，他都毫不手软，鞭打他们。他在军队里就是这样惩处士兵的。

尽管罗杰很钦佩自己的父亲，但他真正喜爱的还是母亲。那是一个苗条的女人，走路轻如飘云，眼睛明亮，秀发光滑，手如柔荑。每当这双手插进他的卷发或为他洗澡、抚摸他的身体的时候，他就充满了幸福感。在五岁或是六岁的时候，他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父亲不在跟前的情况下跑着投进母亲的怀里。父亲忠于家族清教徒式的传统，不赞成孩子们在宠爱中成长，因为这样会在为生活而斗争时变得软弱无能。在父亲面前，罗杰总是离苍白柔弱的安妮·杰弗逊远远的，但是父亲去俱乐部跟朋友聚会或散步的时候，他就立刻跑向母亲，母亲抱着他又是亲又是摸。有时连查尔斯、妮娜和汤姆都抗议：“你爱罗杰胜过爱我们。”母亲保证说，不会的，她一样疼爱大家，只是罗杰最小，比姐姐更需要照顾和亲热。

一八七三年，罗杰九岁时，母亲去世了。他早就学会了游泳，跟同龄人或比他大的人比赛时总能赢过他们。妮娜、查尔斯和汤姆在为母亲守灵和出殡时哭得如泪人一般，而罗杰不一样，一声未哭。

在那些悲伤的日子里，罗杰家变成了殡仪馆、教堂，挤满了穿着丧服的人。他们拥抱凯斯门特上尉和四个愁眉苦脸的小孩，压低声音向他们致哀。小罗杰好几天都仿佛哑了一样，说不出话来，只是用点头摇头或手势回答人们的问题。他变得严肃起来，低着头，神色迷茫，晚上甚至在黑暗的房间难以入眠。从此，在他的余生中，安妮·杰弗逊的形象不时地出现在他的眼前：她微笑着，张开双臂，仿佛在召唤着他。他也立刻投入了她的怀抱，那尖尖的手指抚摸在他的头上、背上和双颊上，使他有了一种被保护的幸福感，仿佛可以抵御世上的一切邪恶。兄姐们很快从悲伤中平静了下来。罗杰也平静了下来，但只是在表面上，因为虽然开始说话了，但他从来不触及这个话题。某个家人向他一提起母亲，他就一言不发，把自己封闭起来，直到那人换了话题。在不眠之夜，他仿佛在黑暗中看到安妮·杰弗逊那不幸的面庞在凄苦地望着他。

没有从悲痛中恢复过来、回归正常生活的人，则是罗杰·凯斯门特上尉。父亲是个很内向的人，罗杰和哥姐们从来没看到过他向母亲表示充分的关怀。在妻子去世带给他的灾难面前，四个孩子都有些不知所措。一向讲究穿戴的父亲，此时对此却很随意，胡须也不刮，总是皱着眉头，眼光中总是流露出怨恨的神情，仿佛他的丧偶都要怪自己的儿女们。安妮去世不久，他决定离开都柏林，便把这四个子女送到厄尔斯特的马格赫林登普勒老家，从此，叔祖父约翰·凯斯门特和他的妻子夏洛特负起教育这四个孩子的责任，而他们的父亲不愿再管他们了，去离此四十公里的巴利梅纳的阿代·阿尔姆斯旅馆住了下来。据有人无意间对叔祖父约翰说，凯斯门特上尉在那里痛苦孤独得都快要疯了，整天整夜地搞些唯灵论的玩意，企图通过灵媒、纸牌和玻璃球与死者沟通。